

最后一只山鹰

ZUI HOU YI ZHI SHAN YING

● 林红宾



明天出版社

最 后 一 只 山 鹰

林红宾 著

明 天 出 版 社

1992 • 济南

鲁新登字06号

最后一只山鹰

林红宾 著

*

明天出版社出版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山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印刷

*

787×1092毫米32开本 11.75印张 230千字

1992年11月第1版 1992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8200

ISBN 7—5332—1547—8

I·337 定价：3.95元

序

邱 勳

1

红宾把本书取名《最后一只山鹰》，除了集子中有这么一篇小说外，大概还另有深意存焉。集子中近四十篇小说，涉及鸟兽虫鱼等小动物的，约占一半左右。孔子论诗，曾说“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诗经第一首《关雎》，就是从鸟写起并生发联想反覆吟咏的。文学与草木虫鱼有不解之缘，实属古已有之。近观中央电视台的《动物世界》，确实雅俗共赏、长幼咸宜，受到不同职业、年龄、文化层次观众的普遍欢迎。

作者出生长在胶东半岛，那里濒临大海、山峦起伏、霞光岚照、气象万千。耳遇之以成声，目接之以成色，处处蕴蓄着丰厚的文学矿藏。红宾是有心人，不断撷取和采摘，随时装进他的文学挎囊。积而久之，其中有鸟的鸣啭、兽的悲欢、山鹰的轮回、“灵物”的传奇……编为一集，又主要以少年儿童为读者对象，确实在孩子们面前展开了一个新颖有趣、扑朔迷离、奇幻而又美丽的世界。

止于此，也就可以满足少年读者的好奇心了。但作者没有满足和止步，他要更丰满、更真实地展示纷繁驳杂的生活天地，力求在更高层次上满足读者的审美需求。

有一种鸟儿叫“吃杯茶”，因叫声“吃杯，杯，茶——”而得名。在县上当局长的侄儿想为丁部长弄这么一只鸟儿，以便为自己今后官运亨通铺条路子。明儿爸有求于侄儿只好让儿子去捉，在山岚树丛中苦苦寻觅几天，好不容易找到了鸟窝，攀树而上捕捉时却失手落地，为一只鸟儿十几岁的明儿失去了生命。这个悲伤而沉重的结局不能不引起读者深深的思索。而那些对岚光山色、鸟语花香的细致描写更增加了对人物命运的同情、困扰和无法排解的愤懑。

《最后一只山鹰》、《黑水湾》从人和天地万物互相依存的角度展开故事。两篇都有传奇色彩，作品中的动物都颇具灵性。人类戕害万千生物的局面是戕害人类自身，科学和文明呼唤人类的良知，呼唤人类从愚昧、残暴的迷梦中醒过来。这类作品给予读者的启示是博大而深邃的。

2

另一些作品描述、展现了更加多姿多彩的农村生活，塑造了诸多真实可信的农村少年形象。作者的笔触深入到山乡孩子的内心深处，描画他们纯朴、善良的赤子之心；在商品经济激烈冲击的历史时期，他们仍然葆有一片明净的天地，和

作者笔下那翠绿的山岚、清湛的溪水融为一体。《大岭上的清泉水》的小石柱，在抗旱争水、商品竞争面前，他那颗善良的、孩子的心如一泓清水，给人间带来多少温馨！《蟠龙山腊》中的爷爷和绿蝓，他们的生活尽管不算富裕，但金钱在他们的精神世界中显得如此卑微，而由这一丛山腊引起一个血与火的动人故事，更使作品和人物的精神境界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小石头卖猪》则着力写小石头的聪明和机智，他让又奸又滑、老谋深算的“猪虱子”、“猪市的皇帝”栽了跟头，张扬正义，挫败邪恶，读后不能不让人发出会心的微笑。

《一曲凄楚的童谣》有别于集子中的其它作品，是一支沉重的挽歌。它写的是饥饿年代的故事，情节曲折迷离，几乎令人难以置信，却又有着极为残酷的真实感。李茂幼小的生命被放到历史的祭坛上，这朵未放的花朵过早地枯萎了；而李茂父亲的耿介、自尊和愚昧，又只能让人发出无可奈何的叹息。作者对于这一飘逝已久的事件写得如此真切，据说他曾有着真实的感受。生活在改革开放、奔向小康年代的少年儿童，让他们重温 and 了解上一代青少年历史进程中的坎坷和泥泞，对于丰富他们的精神世界，提高对生活的认识能力，应该是有所裨益的。

3

林红宾是在儿童文学园地中默默耕耘的一位青年作家。

他不猎奇，不媚俗，不故作高深，不哗众取宠。他算不了才华横溢，也不自诩为先知先觉，他艰辛地撒下汗水，在山峦村野中收获真诚、平实和自然。他的某些篇章还不够成熟，如同他在山野丛林中采下的野果，有的还显青嫩苦涩，不够硕大和丰满；但其野趣和自然风味，是那些装璜美丽以至放有若干添加剂的文学精品所未必企及的。他正年轻，他的视野在不断开阔，视点在不断调整，文学领地在不断开拓。我们期待着，在那片山峦逶迤、蕴藏丰富、神奇而又年轻的土地上，他的文学翅膀将有力地展开，在高高的天宇下乘风翱翔！

目 录

最后一只山鹰	(1)
黑水湾	(17)
打围	(28)
小石头卖猪	(35)
蟠龙山腊	(42)
一曲凄楚的童谣	(52)
深山猎雕	(65)
照鱼	(73)
抓鸟	(84)
垦荒	(93)
静静的深山	(101)
小院里的风波	(115)
星星和月亮	(121)
小河清清	(132)
闪亮的小河	(140)
吃杯茶	(147)

偷吃蜂蜜的孩子	(157)
三春鸟	(168)
灵物	(181)
捉鳖	(188)
羊妈妈和“她”的牛儿子	(200)
啊，我的黑猫	(207)
海砺石	(213)
险些没登上银幕的小演员	(219)
猎黄鼬	(225)
大岭上的清泉水	(234)
小刺猬	(245)
呛獾	(249)
空谷枪声	(258)
山乔里有棵老杏树	(270)
照知了	(281)
剪马蜂	(286)
屋前有条坑洼路	(292)
镇河石下	(301)
卖蝎子	(310)
雪洞	(318)
我的黄狗	(325)
毛驴轱事	(336)
南河轱事	(343)
猎	(353)

最后一只山鹰

一

群山含黛，穹苍瓦蓝，云朵悠然。天际上出现了一对黑点儿，越来越大，如从遥远的海天使来的两叶归帆。看清了，原来是一对山鹰。它们拍打了几下矫健的翅膀，飞过了歪顶子、双人石，回到了自己的家园——百丈崖上空。雄鹰余兴未尽，舒展长翅欲绕主峰盘旋。雌鹰无心陪伴丈夫玩耍，它有心思，始终牵挂着它的亲生骨肉。它们夫妇每年都在百丈崖上下蛋繁衍，但是，事与愿违，许多雏鹰未等啄破蛋壳，那些好端端的鹰蛋就神不知鬼不觉的没有了。直到前不久，雄鹰在崖下的石罅裂隙中发现了一条老粗的蛇蜕，夫妇俩才如梦初醒。它们万万没有料到，在这乱石杂陈的崖下会有这么大的蛇蜕，由此可以推算出这条大虫起码也有两个鹰蛋摞起来那么粗，那些可怜的儿女们无疑全都葬身于它的饕餮之口，若不，鹰的家族将会何等兴盛！雌鹰两眼冒火，一双利爪在长满石花的岩石上划出几道亮亮的白痕。雄鹰好烦恼，哼，在蓝天高处可以看清下面的一切物景，连野兔在草丛中

蹦达，都能瞧个一清二楚。这么一条大虫，多年潜伏在自己眼皮底下，竟然没有半点觉察，太麻痹大意了！这还算什么大山之魂，还算什么空中霸主！它好懊恨，用坚硬而带勾的喙啄得岩石嗒嗒嗒直响，那劲头，仿佛要把岩石啄穿。它们仰脸望了望峥嵘嵯峨白云缭绕的百丈崖，在那高高的鹰窝里藏着四个鹰蛋呢。随着岁月的推移，它们愈来愈感到鹰蛋的珍贵，因为它们已经有些岁数了，穿云破雾已没有当年的魄力了，掠涧越谷也不如当年那么灵巧了。照眼下这种情况看，它们鹰的生育阶段很快就要过去了，就如这崖上的映山红一样，过了开花时节，雨水再多，养分再充足，也是不能坐蓓绽苞的。尤其在这恶劣的生存条件下，传宗接代是何等迫切，又是何等艰难！按说雌鹰早该在窝里坐镇照料，吃喝由雄鹰操办，这也是它父辈的天职。然而，前些日子，雄鹰在捕捉一只野兔时，不幸被樵夫掷出镰头打坏了右膀子。这几天，它才刚刚恢复了元气，雌鹰怎忍心将全家的沉重负担让它独自担承呢？所以夫妇俩双双出窝，匆匆忙忙猎获食物后，速速归家，唯恐再遭不测。当下，雄鹰见妻子劈雷火闪地奔赴家中，遂感到自己好了疮疤忘了痛。它暗暗谴责自己，尾随妻子而去。还未归窝，就听得雌鹰急促地叫道：“虎！虎！”它深知不妙，进窝一看，嗟，四个鹰蛋只剩下一个，妻子有气无力地倚着峭壁，眼里就蒙上了滢滢泪光。雄鹰心中的怒火“腾”地烧到头顶，浑身的羽毛直竖竖，两眼射出足以使对手望而生畏的光，这姿势只有在遇到劲敌时才会显露，捕捉一般猎物是不用大张旗鼓、声色俱厉的。它

焦躁不安地来回踱步，心中暗暗揣摩：我这鹰窝含有三分煞气，任何飞禽不敢擅自光顾，一切走兽更无法偷袭，定是那条大蛇无疑。哼，你欺负一般的雀类甚至雀鹰子，它们形小力微，自然不敢拿你怎样，可是你也太贪得无厌了，竟敢一而再、再而三地在我窝里作下不可饶恕的罪孽，真瞎了你那对小小的绿豆眼了！雄鹰亲眼见过蛇是怎样吞下雀蛋偷偷溜走的情景。蛇无论吃什么东西，总是使劲地吞，即便遇上牛，也要衔住某一个部位往下硬咽，不是亲眼所见，谁也不相信它的嘴会张得那么大。吞下动物去，其腹内会凸起一个大疙瘩，一动也不动地呆在原地慢慢消化，直至疙瘩消失才开始爬行。然而吞下雀蛋之后，便缠在树上，或是在岩石的拐角处，使劲挤着身子，将腹内的雀蛋挤碎，才打着饱嗝溜之大吉。妈的，不能这么便宜了它！我非将它的脑袋抓烂不可，非将它碎尸万段不可！扑啦啦，雄鹰一探头，双翅一拍，像一块岩石凌空而落。

它像一个黑色的幽灵在崖上崖下久久盘旋。它从岩石相叠的峭顶上掠过，从窄窄的涧底侧身飞过。双翼一扇，飘落在岩坎上的欧李和映山红的隔年败叶拂拂扬扬，身后带动的气流能使一片草稍齐刷刷倾斜。它那锐利的目光如同两只强健的爪子，要把满坡的石块、杂草统统翻个遍，让那条该死的大虫暴露在他的利爪之下，那时，它知道怎样惩处这个妄图让它断子绝孙的仇敌。然而，它始终没见到大虫的踪影。雄鹰岂肯善罢甘休，又转向另一面陡崖细细搜索。一只雀儿吓得魂飞魄散，在树枝上站立不住，一头栽了下来。一

条半尺多长的蝎虎子紧紧贴在凌空探出的巉岩下面，死鱼般的眼睛瞅着咫尺相隔的凶神恶煞。雄鹰一腔怒火朝它发泄。妈的，你这个跟蛇差不多的爬行家伙，我让你幸灾乐祸，伸出一只利爪用力一攥，蝎虎子早被搓成一团肉浆。尔后，它蹲在一块卧牛石上大声叫道：“狠虎！狠虎！”叫声威严而凄然，是对作案者的严厉警告？还是为不幸死去的儿女们所唱的挽歌？

二

就在雄鹰离窝寻找大虫的时候，雌鹰就打定了另择新居的念头。它跷足引颈端详着距它不远的峭壁，那里更为刁险，参差错落的巨岩危危可岌。恰有两块岩石，内缘插进峭壁，外缘张开，从侧面看，酷以一个狼嘴，咽喉处有一石礮脊，在那里安家要比这里安全得多。当初，它俩曾上去勘察过，哪儿都满意，只是觉得住在那里太窝憋、受压抑，更重要的是犯忌讳。想想吧，含在狼嘴里，岂不是凶多吉少！野兽吞吃猎物，包括飞禽啄食，只要喉结一动，所含食物也就不复存在了。鉴于这个想法，它们才将窝儿安在这里，想不到……不行，要立即迁移，不能让悲剧重演！事到如今，还管什么窝憋，还顾什么忌讳。当下，雌鹰飞了上去，用双爪在石礮脊里扒拉出一个窝儿，复返回原址，一趟又一趟地将细草、枯枝、雀儿的羽毛搬进了高高的狼嘴石，很快，一个新居在狼嘴石里落成了。接着雌鹰开始搬蛋了。这可是一

个难事，不比搬运做窝物料，用双爪攥着也行，用喙衔着也中，这个呢，是鹰蛋，是它的儿女，一旦不慎碰碎了，不亚于用带勾的利喙啄死了自己的亲生骨肉。雌鹰守着鹰蛋委实犯了愁肠。试着用嘴衔住吧，不行，张不开那么大的角度；用翅膀根夹吧，也不行，独翅飞不起来，看来只好用双爪捧了。唉，不好捧啊，捧紧了怕挤碎，捧松了，怕掉下去，再说，没有立足点，两脚用不上劲，不好起飞呀！唉，你这个没出世的多灾多难的小家伙，你愁死妈妈了！不管怎么说，这蛋终究要搬的。雌鹰歪头侧脑端量了好一阵子，认为除了双爪捧蛋以外，再无其它妙法。甬看老鹰性情暴戾，对儿女却温情脉脉，倾注了一腔伟大的母爱。你看它，将蛋小心翼翼地捧住贴在腹部，然后侧身用翅膀撑着地面，将身子朝悬崖边缘挪动，到了尽沿上，重新把蛋捧了捧，瞅瞅崖底，又望了望狼嘴石，犹豫了一阵子后，心一横，往下一滚，就势亮开双翼，连拍几下，极其谨慎地捧蛋起飞。

这当儿，雄鹰返了回来，妻子的举动使它不敢吱声，唯恐分散妻子精力发生不测。一颗心，俨如被冰手攥住。它见妻子平安地飞进了狼嘴石，才长长地松了一口气。它暗暗高兴，因为它和妻子看事处事总能不谋而合——正想劝它搬家，谁知它却先行一步了。它迫不及待地飞进新居。

雌鹰见丈夫迟迟归来，便嗔它一眼，身子动了动，十分疼爱地搂着它的最后一个骨血。雄鹰自觉渐愧，顺从地贴着妻子蹲下，并用喙取下妻子头上的草屑。雌鹰知情地朝丈夫身边靠了靠。它们望着辽阔的蓝天，望着纤巧的游云，心里甚是

惬意。

打这之后，雌鹰开始专心地孵化雏鹰了，吃喝全靠雄鹰独自操办。它的创伤还未愈合，却要肩负起全家生活的重担，生命的旅程就是这样充满坎坷，生存条件就是这样充满艰险！

太阳又从狼嘴石上撤下最后一缕余辉。黎明的大网又拖去了满天璀璨的星斗。岁月就像涧水般悄无声息地流淌。

有一天，雌鹰觉得胸前的蛋蠕动了一下，它深知一个小生命即刻就要问世了，心中甚为高兴，赶忙站起来，示意丈夫观看。但见那蛋又晃动了几下，从中发出轻微的啄击声，旋即蛋壳破绽，探出一个雏鹰头来，复啄几下，蛋壳开裂，呈现出一个赤条条的雏鹰。夫妻俩喜不自胜，美滋滋地瞅着孩子顽强挣扎执着地蹒跚，此乃它们鹰族的生存本能，一下生就要刻苦锻炼，严酷的现实要求它们过早地驾驭生活，倘若一味娇生惯养，好吃懒做，长大后怎么能领一峰傲骨，挟一川雄风。

雏鹰发育良好，饭量很大，动辄张着嫩黄色的喙儿，沙沙沙叫个不停。雌鹰便从丈夫捕获的猎物身上撕下细细的肉丝儿，填进它的嘴里。未等过上一个时辰，它又嚷着要吃，说不清一天要喂上多少回。雏鹰见风见日地长，食量不断加大。

为了填饱母子一大一小两张嘴，雄鹰捕获猎物的数量增多了，劳动强度加大了，然而，它为爱的力量所驱使，筋疲力尽也在所不辞。那次，它擒住一只大野兔子，当飞到百丈崖北面，就累得翅膀直斜斜，由于受伤的膀子隐隐作疼，身

子在空中掌握不住平衡，幸亏妻子眼尖，远远出来接应。妻子望着它被汗水湿透的羽毛，望着它刚刚愈合创伤的右膀子，又望着扎上嫩毛的雏鹰，分明在说，现在好啦，咱们的孩子已经长得这么大了，不必每时每刻地护理啦，过几天，我与你一块出去。

三

数日后，雌鹰飞出了狼嘴石，在百丈崖北面的小石潭边落下，痛痛快快地喝了一顿潭水，又踏着岸石“对镜”梳妆。

一连好几天，雌鹰不管出征或归来，总要来潭边小憩。有一次，它发现西山坡的柞树林里有个人在偷看它，它责备自己粗心。因为这些日子有人进山狩猎，这儿放一枪，那儿放一枪，飞禽走兽终日惶惶不安，深山幽谷失去了往日的静谧。它再次看了看那个可疑的人，就不慌不忙地飞走了。

打那，雌鹰来去不再到小石潭逗留，甚至连看也不看就展翅掠过。自然，那里什么事儿也没发生，唯有串山风搅起阵阵林涛，打破山谷里梦幻般的寂静。

这一天，两只鹰猎食归来，突然一阵强劲的山风挟带着泥尘草屑扑面而来，直刮得睁不开眼。山风一过，雌鹰就觉得面部发板两眼发涩，不洗不快。当它飞到小石潭上空时，不由得停翅俯瞰，只见偏西的太阳将温柔的光线从峰峦的罅隙射进山谷，在小石潭的水面上溅起耀眼的反光，嘿，多像大

山深邃多情的眼睛啊。雌鹰经不住潭水诱惑，犀利的目光仔细地打量着潭西面的柞林。它仍不放心，双翅一缩，随山势俯冲下来，在柞林上空兜了一圈，见山谷里杳无人迹，这才将心放下。当它平展长翼稳稳地朝潭边降落时，猛然发现以往落脚点的岩石后面伸出一个蛇头来，那红红的信子直吐拉。它不看则已，一看怒不可遏，哼，那条大虫我寻它不着，你们这些蛇子蛇孙也休想活命！它两眼冒火，单爪张开，直取那蛇，“啪！”在它抓住蛇头之际，耳畔就传来一种可怕的声响，脚脖子就被铁夹子牢牢夹住。唉，到底中了人的埋伏！啊啊，虎！它仰脸朝丈夫呼救，接着就拼命挣扎，怎奈那个该死的铁夹子偏偏栓在一棵柞木桩子上，任它双翅扑打几起几落，也都无济于事。啊啊，虎！它哮喘着，再次向丈夫呼救。

雄鹰正欲回巢，忽然间听得妻子呼唤，向下一望，哟，准是它缠住了一头大山货，治服不了了，才急急唤我。看啊，它正在和猎物搏斗呢。雄鹰不由得一阵窃喜，遂美滋滋地降下。

雌鹰十分专注地望着即将来到身边的丈夫，蓦地听见身后传来细微的声响。回头一看，呀，岩石后面伸出一个细长的铁筒，那是猎人用的火枪，从那黑乎乎的枪口会喷出火药，喷出铁砂子，会将丈夫撂倒。不好，他迟迟不来擒我，就是要拿我作诱饵，来个一举两得。哎呀，我怎么如此胡涂，自己遭人暗算，还要株连丈夫，不行，绝不能让他的阴谋得逞！它用急促的单调的声音示意丈夫赶快摆脱险境。它又是一阵苦苦挣扎，尽管铁夹子夹得它疼痛难忍，也将其高